

现在,我每天早上都会去小区里的那条小径散步。

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我在这个小区住了都有十多年了,但我一直不知道有这么一条小径。我进出小区走的都是西头,而小径位于小区最东侧的楼房与围墙之间,有两百多米长。说它是小径,真是名副其实,因为它就一米来宽,只能容一个人单独行走,要是两人相向而过,都是要侧过身子的。

小径用青石砖铺就,弯道空缺处则用鹅卵石填补。小径常常落满了枝叶,下了一场大雨后,旁边的土还会成为泥浆漫上来。好在有风穿行不息,那些枝叶最后都会被吹走,而风干的泥浆不消多时便化作了尘埃。这小径几乎是被树木和花草湮没的,两边是直直的白杨树和高高的冬青树,地上是一簇簇的麦冬草,所以,从下往上,就有了多层的景观,更有那楼房的山墙旁住户自己种植的花卉,争芳斗艳,时已过了立秋,但鲜红的美人蕉、橙色的金盏花居然仍不依不饶地还在盛放。我走在小径上,脚背总时不时被蹿出来的蕨草摩挲着,而尖尖长长

的芭蕉叶则轻轻划过我的手臂,让我感觉到与自然真切的接触。

因为走的人太少了,所以,我刚踏上小径的时候,一家住户的狗猛地扑

小径

过来,隔着铁栏杆向我狂吠,可几天之后,它已经认得我了,就此不再大嚷大叫。还有一只白色的野猫,一开始见着我时,远远地躲在草丛中,眼神里满是惊恐,我还没走近,它就慌乱地逃窜而去。可后来,它见了我,再也不会

怕了,就那么静静地伏在小径边看着我,或者索性慢慢地跟在我的后面。两边的白杨树冠围合在一起,使得小径被覆盖在浓荫底下。夏日里,蝉声不断,但是,有两只鸟儿的鸣叫声格外嘹亮,也格外动听,你一声,我一声,彼此应和着,我相信那肯定有关情事,只是它们从来都隐身在树冠深处,我一直没有见到过它们的身影。迄今,在小径上,我唯一几乎每天遇到的是一位老妇人,她总是拉着一辆小推车,车上放着刚刚买来的蔬菜瓜果,

油盐酱醋。

前些天,台风“海葵”来袭,折断了一棵白杨,于是,原本密密的浓荫有了一个很大的缺口,热辣辣的阳光从这个缺口直晒下

简 平

来,小径变得亮堂堂的了。而且,我还有了一个新的发现,随那阳光泻下的还有喷香的烹饪味道,原来,围墙隔壁是一处军营,原先的那棵大树下是军营的伙房。有一天,我突然听到围墙外传来阵阵架子鼓的敲打声,鼓点忽而激昂澎湃,忽而轻柔绵长,我听着,走着,仿佛连小径都有

了许多的故事。我不禁猜想起来,这究竟是一位怎样的年轻的士兵呢?

那天,我正散着步,忽然就下起了瓢泼大雨,雨势如此迅猛,以致泥水又漫上了小径。待雨点小些后,我脱下鞋来,赤着脚快步地走过小径。这一刻,我蓦然闪回到遥远的童年,那时候,我常赤脚在高高的草丛中奔跑着,脚底沾满了泥土和碎草,而脚丫里还会留着奔跑时无意间揪下的一朵小野花。

我想,其实我们总是这样的,时常睁着眼睛眺望远方,却往往看不到就在近旁的风景;而走进当下的景色,便是自己现在最充实最宁静的生活。

初秋赏苇微山湖

兰秀 菊芳

境般的梦幻世界。此时,除了涌动着的芦涛声、偶尔从远处传来鸟儿“咚咚”啜水声、时断时续的“嘎嘎”鸣叫声,以及早早梦醒的野鸭掠过苇梢“沙沙”的翅膀扇动声,几乎是万籁俱寂;太阳升起,只见秋天的微山湖的芦苇荡,就像一块巨大的调色板,露叶霜根使芦苇青黄相间,还有如漫天飘雪的芦花形成的白色,直铺到天边,令人震撼。

据随行的上海铁路国际、现代国旅的导游介绍,微山湖景区进行了保护性开发,并和同样保护性开发后的“天下第一庄”台儿庄明清古城、“天下第一固”的抱犊崮、仙坛山温泉连成一线,当然,最壮观的还是微山湖芦苇荡。据悉,仅微山湖四湖之一的昭阳湖邵山水域的芦苇荡面积就植有十几万亩,茫茫苍苍,蔽天遮日,蔚为壮观。

游船到达微山岛,一人多高的芦苇,除了掩映着充满汉风唐韵的庙宇亭台、古碑刻石、汉画像石等古迹,就是掩映着当年那场大战遗留下的残垣断壁、斑驳弹孔等抗战遗迹,尤其那密密麻麻的弹孔,让人怀想当年台儿庄大战的惨烈以及当年英勇的运河支队扎根芦苇荡、

冯桂林只活了 39 岁。他的壶却快满 100 岁了。

一个早天的艺人,留下的资料实在太少。然而,江湖上有关冯桂林的记述评价极高,大多称他为“民国时期紫砂艺人的杰出代表”。

见过冯桂林的人都说他长得清秀而标致。他身材高挑,能会说道,但决不油嘴滑舌,为人处世极有信用。这样的人,做什么事都会成功。他当艺徒时,作业每每远胜同窗,还没有满师,名声已然鹊起。当时的大客户纷纷聘他制坯,这很不容易;按照规矩,一般的艺人总是有求于窑户,所谓店大欺客。只有名师级的艺人,才能得到窑户的青睐。当时有三家实力雄厚的陶器公司,分别是汪裕泰、利永、吴德盛等,冯桂林居然同时收到了他们的聘书。其中,实力最强的汪裕泰公司,总店在上海,

杭州、南京等地均有经营茶叶、茶壶的分店。汪裕泰很看重冯桂林,专请他到杭州西湖边的别墅里制壶。为了置几把茶壶,就把艺人请到自己家中,对于今天的人来说,有些匪夷所思。但旧时的人就是这样的,他们有时间、有耐心、也体现一种实力,能把自己中意的艺人工匠请到家中,根据自己的需求,让他们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冯桂林在风景如画的西湖边起早贪黑地为汪裕泰制壶,所谓仿古壶样,诸如佛手壶、柿子壶、线圆壶等,皆能俗中出新。西湖到底有什么绝佳的景色,他不知道。但他看到了汪裕泰家里有许多稀世珍宝级的古玩,还有祖宗级的老壶。冯桂林是个明白人,这时他才知道,自己还没有一件真正称得上是“作品”的东西,所谓的壶艺,还只是临摹古人而已。在汪家几年,他内心得到一种修炼,所制茶壶,一律不打自己印章,按照游戏规则,统统打上“汪记”,或胡乱起个别号“卷翁”之类。

冯桂林的发力当在“以竹入壶”的系列作品上。这是一个民间艺人难能可贵的创作意识的觉醒。有了西湖边的诸多积淀,冯桂林气质里就漾出一种江南士风式的清雅。宜兴自古乃文化之邑,南部丘陵山区,峦岭多竹,满山遍野摇曳多姿。古人虽亦以竹入壶,但在神韵、元气与致用的结合方面,尚无太多经典作品。文人喜竹,常常借竹抒怀,以竹咏志。冯桂林的可贵之处,是把紫砂泥可塑性强的特点发挥得淋漓尽致,正所谓仿得竹韵,觅得竹魂;将修篁美

竹的君子气质演绎得惟妙惟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恰巧吻合。不知不觉,冯桂林对紫砂作了一大贡献。所以,“竹壶”系列一经问世,便受到江南士大夫阶层的追捧。

《四方竹段壶具》是冯桂林竹壶系列之代表作品。一壶,四杯;壶身为方中寓圆的半截竹筒,壶把在竹段中自然出枝,左右两边竹节间分合有致,附生之细小竹枝新叶,体现着对称的美和,四方形壶盖之上,以一小竹节作为壶钮,仿佛天生;四周装饰回旋式竹叶,借鉴了苏州园林的疏朗之美,体现着江南士人的恬淡与通透。茶具配有四个小杯,每个小杯上所饰竹叶姿态迥异,或瘦或腴、或娇或媚,寓示四季之态,令人宝爱不已。

最能体现冯桂林功力的作品还有“梅段壶”,那是猎猎风吼中的铁骨虬枝,气势磅礴的大写意中,细部工笔毫发毕肖。历经风霜的傲干,如金戈横空,扭曲中尽现孤高,疤痕累累,沉痾以显峻节。枯枝新苞,骨朵欲绽;冯桂林的风骨性情,倾力投入于壶体的每一个细节,所见刻画,皆非常细腻传神,这样的佳构妙作,几可倾倒绝代壶客、古士今贤。

冯桂林的传世名作还有“福寿蟠桃壶”、“龙头玉环壶”、“五竹壶”、“大传炉壶”等。同道与后人之所以说他“杰出”,是因为他在紫砂象形塑器的创作上独辟蹊径,在有限的年华里,创造了 100 多件风格迥异、对后人影响极大的经典作品。民国连年战乱,冯桂林心静如水,且安于清苦,以专心制壶为乐。

他不但精于壶艺,还擅作观音佛像、金钱蛤蟆等雕塑。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命短寿夭,在生命的蜡烛燃尽之前,把别人 100 岁还不一定做完的作品,抢先完成?

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冯桂林在烧红了半边金夜后突然如流星般消逝。39 岁,黄金一样的年龄,像芦苇,突然就被折断;像一个苍凉的手势,迅即垂落;像一声深重的浩叹,在空中划过尖锐的声线,突然全无踪影。

翻遍史料,无从得知他何故早殁?他处世周全,应该没有冤家;他常年动作,身体该无大碍;他倾心壶艺,从无桃色绯闻;到底是什么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今天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

川游散记

王养浩

一、泸州
和风拂雨天,画船品江鲜。放眼举樽成酒仙,酒醇笑上脸。酒香花好月圆,古城新篇,醉不成眠。

二、峨眉山

举目望丛林,低头闻溪鸣。名山起点上金顶,盘山如行云。不见群猴踪影,昨夜雷鸣,闭户修心。

三、乐山大佛

大佛乐山中,慈眉展笑容。若水依山浪轻涌,山水乐相融。知否朗月溶溶,佛也入梦,普世惊同。

富华的二十年海外丹青路

华振鹤

《薪火相传·上海油画雕塑院艺术家系列——富华作品展》,今年 9 月 2 日起在上海油雕院美术馆正式展出。200 幅左右作品展示了这位 86 岁老画家走出国门 20 年至今的丹青历程。作为著名的中国花鸟画家,富华的一生,可谓是传奇的一生。他生于北京,籍籍东北,自号长白山人,乃清室后裔。青年时期,他怀着抗日的一腔热血,投奔新四军,从事地下斗争和组织学生运动。解放后的 1953 年,他师从花鸟画名家江寒汀为入室弟子。1955 年,他参与筹建上海中国画院,任党支部书记兼筹委会秘书长;1965 年,筹建上海油画雕塑室(即今上海油画雕塑院);1978 年,又创办上海民间艺术社团海墨画社。

1986 年,富华怀着探索中西绘画之异同和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的目的,远赴英伦。凭着自己出色的艺术才华,他终于进入英国主流艺术圈,受到彼邦专家学者的尊重,成为英国白金汉宫皇家林荫画廊的 10 年签约画家。

富华擅画大写意花鸟,笔大墨浓,用笔快速,意境古朴,而形象夸张,充满张力;在浓墨重彩中把持整体效果,显得神畅气旺,别具风格。走出国门以后,富华依旧保持着这一特色,又融会中西,努力用自己的理念、材料、手法去表现当地民众熟悉和喜闻乐见的内 容。他半年作画,半年写生,足迹到达世界各大洲的 22 国。这一形式上的转变,大大丰富了中国画的创作题材,同时又得到了异国公众的喜爱和了解。

此次画展另外将有两项重要内容。一是展出了富老为画展赶制的紫砂壶 20 把,都由他本人精绘、名家设计制作而成。二是展出老画家收藏的部分文房四宝和古陶瓷 108 件,大都年代久远,有明清时代甚至更早的。其中许多藏品,从海外搜集得来。例如于右任 1937 年使用过的两支毛笔。这些书房常用之物,经过历代文人的装饰、雕斫,已经凝聚了中国文人的审美趣味,成了我们民族特有的文化现象。在英国,他每次举办画展,总要同时把它们陈列出来,每次都能引起当地民众莫大的兴趣。现在,它们将展示在国人面前,相信同样会引起人们的兴趣。

初秋的微山湖“喧气初消,菰正苍、鱼正肥、芦花皎洁”,颇有古诗中“芦苇弄秋声,轻舟泊晚汀”的意味,却全然没有林语堂笔下的“秋扇、红叶、荒林、衰草”之肃杀、苍凉。前不久坐上海至枣庄专列,到地处苏、鲁交界处的山东微山湖,游玩了初秋的微山湖芦苇荡。

到微山湖正是早上,坐在游船上,眼前的晨景让我们心旷神怡。登上游船,从芦苇荡中沿着京杭大运河航道向湖心岛驶去,一路见荡中苇沟纵横、水草肥美、环境幽静;极目远眺,则见微山湖红霞初上,芦荡上空如牛奶一样的轻纱弥漫,薄雾蒙蒙,整个苇海被笼罩在仙

富华



园圃秋色 (中国画) 富 华

我记不清自己曾“打的”多少次,但三十年前偶遇的一位“的哥”始终印在脑际。

1982 年元旦,在“文革”初期被迫停办的《新民晚报》复刊。那时,我还是大学四年级学生,闻讯立即到邮局报刊门市部排队买了一份散着油墨香的报纸。在灯下,我一口气把六个版面都读完。其中的两版“夜光杯”副刊,因内容生动、文章别致,我竟重复看了好几遍。

不久前,我赴沪郊莘庄上海县志办公室实习,负责编写《上海县概述》一书;上海县乃“申城之母”,我在实习中搜集了许多地方风土资料,也对地方史产生浓厚兴趣。夏季来临,我想到颇有盛誉的龙华蟠桃已在市场失踪数十载,决定为它作呼吁,于是鼓足勇气给“夜光杯”副刊写了一篇披露龙华蟠桃面临绝种危险的稿件。不料,数日后的中午,有位同学叫我去系办公室接电话,从电

话筒里听到:“谢谢你来稿!希望明天下午能到报社面谈一次,主要是对龙华蟠桃的资料进行核实,并商量文字方面的修改。”我听了很高兴,马上应承下来。

翌日上午,我在复旦听完一个讲座,啃着馒头走到公交车站,谁知候了好长时间都没来车。我

难忘当年“的哥”送我到报社

急得团团转:“夜光杯”副刊的王金海先生约了下午一点半碰面,如迟到会影响他的工作;而自己在下午三点三刻还得返抵学校,听文学史课,眼下再等着就来不及啦。此时,旁边的出租车里下来一位朴实的“的哥”,他问:“我看你焦急,要勿要帮忙?”我一怔,便把原委告诉他,并老实说:“我没钱‘打的’。”那“的哥”表示:“促叫阿根,以前屋里老爹就种过龙华蟠桃。依恒挽救龙华蟠桃应该得到支持,今朝促

免费接送。”随即,阿根不由分说将我拉上出租车,驶向市中心。

来到九江路 41 号,我上了四楼,找到“夜光杯”副刊组,那显然是临时分隔出来的小房间。王金海先生客气地招呼我在办公桌旁坐下,他问我在学校的情况,就转入正题。王金海先

朱少伟

生的热忱,使我消除了原先的紧张,并进行详细叙述:“我走访过当地果园和老农,获悉昔日龙华蟠桃繁盛时,街上到处能听到叫卖声;后来,龙华许多桃园被侵华日军炸毁,加上这种桃子开花期易受晚霜危害而坐果率低,所以一蹶不振,产量逐渐萎缩。”王金海先生仔细看了我带去的资料,又对我的稿件提出具体修改意见,还告知:“‘夜光杯’副刊的‘十日谈’将推出一组《乘凉夜话》,关于龙华蟠桃的稿件如

竹的君子气质演绎得惟妙惟肖。这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气脉恰巧吻合。不知不觉,冯桂林对紫砂作了一大贡献。所以,“竹壶”系列一经问世,便受到江南士大夫阶层的追捧。

《四方竹段壶具》是冯桂林竹壶系列之代表作品。一壶,四杯;壶身为方中寓圆的半截竹筒,壶把在竹段中自然出枝,左右两边竹节间分合有致,附生之细小竹枝新叶,体现着对称的美和,四方形壶盖之上,以一小竹节作为壶钮,仿佛天生;四周装饰回旋式竹叶,借鉴了苏州园林的疏朗之美,体现着江南士人的恬淡与通透。茶具配有四个小杯,每个小杯上所饰竹叶姿态迥异,或瘦或腴、或娇或媚,寓示四季之态,令人宝爱不已。

最能体现冯桂林功力的作品还有“梅段壶”,那是猎猎风吼中的铁骨虬枝,气势磅礴的大写意中,细部工笔毫发毕肖。历经风霜的傲干,如金戈横空,扭曲中尽现孤高,疤痕累累,沉痾以显峻节。枯枝新苞,骨朵欲绽;冯桂林的风骨性情,倾力投入于壶体的每一个细节,所见刻画,皆非常细腻传神,这样的佳构妙作,几可倾倒绝代壶客、古士今贤。

冯桂林的传世名作还有“福寿蟠桃壶”、“龙头玉环壶”、“五竹壶”、“大传炉壶”等。同道与后人之所以说他“杰出”,是因为他在紫砂象形塑器的创作上独辟蹊径,在有限的年华里,创造了 100 多件风格迥异、对后人影响极大的经典作品。民国连年战乱,冯桂林心静如水,且安于清苦,以专心制壶为乐。

他不但精于壶艺,还擅作观音佛像、金钱蛤蟆等雕塑。他是不是知道自己命短寿夭,在生命的蜡烛燃尽之前,把别人 100 岁还不一定做完的作品,抢先完成?

像一支熊熊燃烧的火炬,冯桂林在烧红了半边金夜后突然如流星般消逝。39 岁,黄金一样的年龄,像芦苇,突然就被折断;像一个苍凉的手势,迅即垂落;像一声深重的浩叹,在空中划过尖锐的声线,突然全无踪影。

翻遍史料,无从得知他何故早殁?他处世周全,应该没有冤家;他常年动作,身体该无大碍;他倾心壶艺,从无桃色绯闻;到底是什么夺走了他年轻的生命,今天的人,没有一个能说得清楚。

川游散记

王养浩

一、泸州
和风拂雨天,画船品江鲜。放眼举樽成酒仙,酒醇笑上脸。酒香花好月圆,古城新篇,醉不成眠。

二、峨眉山

举目望丛林,低头闻溪鸣。名山起点上金顶,盘山如行云。不见群猴踪影,昨夜雷鸣,闭户修心。

三、乐山大佛

大佛乐山中,慈眉展笑容。若水依山浪轻涌,山水乐相融。知否朗月溶溶,佛也入梦,普世惊同。

能及时修改好,就可争取编入。”我在王金海先生身边仅待了约半个钟头,却受到极大的启迪,同时深深被“夜光杯”副刊编辑的敬业精神和严谨态度所感动;当然,这也是我与《新民晚报》三十年之缘的起点。走出《新民晚报》临时社址,我由衷感到:虽然目前这幢楼简陋,但这份报纸必将再创新的辉煌!

阿根确实耐心等着,当我跨上出租车,他笑道:“依放心,肯定来得及!”我说:“真的很感谢!请留个联系电话,如文章登出来我要送报纸给您。”正是由于热心肠“的哥”的帮忙,使我这天一切都顺利。在 7 月 13 日,“夜光杯”副刊登出《救救龙华蟠桃》一文时,傍晚我在校门前用双手把报纸递给了特意赶来的阿根……

上海人都晓的开头非常辛苦,请看明日本栏。

十日谈

“打的”故事